

颶風之後

在瑪麗亞颶風重創波多黎各後一年，
當地的扶輪社員繼續重建家園及人生

撰文：VANESSA GLAVINSKAS

攝影：ALYCE HENSON



里維拉與艾拉迪歐·孟塔佛打招呼，在馬亞奎斯扶輪社幫助後者重建家園之前他被迫住在車子裡。

艾拉迪歐·孟塔佛 Eladio Montalvo 面臨困難的抉擇：是要待在自家平房冒著溺水的風險，還是從窗戶爬到隔壁的房子。那棟房子還在施工，可是有二樓讓他可以逃離不斷上升的洪水。他催促他

的狗往前走，手忙腳亂地跟著前進。在瑪麗亞颶風肆虐波多黎各的期間，他們窩在樓上一間浴室達 22 個小時。挾帶時速 155 英里（248 公里）的狂風及豪雨，瑪麗亞是 80 年來襲擊該島最強烈的颶風。

颶風過後，孟塔佛走出戶外察看他自己1958年以來所居住的房子變成何等模樣。牆壁還在，可是裡頭的水已經淹到與胸等高。每樣東西都毀了。他沒有親人住在附近，所以他沒地方去，只好搬到車上住。

他說：「可是風雨之後便是寧靜。好人到來。」

佛斯提諾·里維拉 Faustino Rivera 親切地拍著孟塔佛的肩膀。那是2018年9月，距瑪麗亞颶風侵襲一年，里維拉和馬亞奎斯 (Mayagüez) 扶輪社其他幾位社友前來探視。孟塔佛住在該島西岸的馬亞奎斯市市郊一個名叫艾曼尼的漁村。他邀請他的客人進屋，看看他為浴室加裝淋浴設備的進度。那裡有一疊他之後要鋪的瓷磚，他已經開始把牆壁漆成淺藍色。這個家很整齊，可是沒什麼家具：一張床、一台電視、以及幾個塑膠桶，其中一個貼著「襯衫」標籤的桶子裡頭塞著他的襯衫和短褲。

幾乎每個星期就來看孟塔佛一次的歐蘭多·卡羅 Orlando Carlo 說：「他已經變成我的朋友。」

馬亞奎斯扶輪社支付4,200美元給孟塔佛購買增建二樓所需的材料。新增建的部份是混凝土製、裝設防颶風的百葉窗、地基墊高以防淹水，格局包含一間小廚房、一間浴室，和一間臥室。大多數的施工都是孟塔佛自己做的，需要幫忙時再找有營造專長的朋友和鄰居來幫忙。

為了尋找像孟塔佛這種需要幫忙但又不符合美國政府聯邦緊急事件管理署之重建補助的人，馬亞奎斯扶輪社的社員與社區領袖合作來篩選住戶。卡羅解釋說：「我們試著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那些從別處得不到幫助的人。」

等到卡羅認識他時，孟塔佛已經在車子裡住了將近6個月。當地一位教會領袖介紹兩人認識，希望扶輪社員可以幫助孟塔

「我們試著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那些從別處得不到幫助的人。」



上：佛斯提諾·里維拉檢視該社提供屋主珊德拉·阿賽維多 Sandra Acevedo 的東西。下：歐蘭多·卡羅展示他身後的房子在馬亞奎斯扶輪社提供新屋頂之前的模樣。



佛找到永久住所。卡羅說：「我立刻看出他因為待在太陽底下及睡在車裡而嚴重脫水。他似乎六神無主，需要人指導如何開始重建。我們向他保證會協助他。」

颶風過後，卡羅也一個人住。他的太太搬去佛羅里達，而他留下來繼續經營他的營造公司。可是缺乏電力和可靠的通訊表示他的工程常常中斷，因此他多數的時候都在做義工。他說：「那讓我有許多時間可以助人。」他的家撐過颶風，可是缺乏汽油表示他必須仔細規劃他的路線。他節制使用瓶裝水及食物，吃罐頭義大利麵或香腸飯，當他所謂的「颶風節食餐」。

馬亞奎斯扶輪社社長克莉絲塔·范·希勒布蘭-安德瑞德 Christa von Hillebrandt-Andrade 說：「到 10 月底電力才恢復。我們每天只能用一桶水。我青少年的女兒瞭解到水是最需要的東西。她可以過沒有電甚至沒有手機的生活，可是不能沒有水。」

馬亞奎斯市有 7 萬 5,000 人，也是該島歷史第二悠久之扶輪社的所在地，僅次於聖胡安 (San Juan) 扶輪社。在過去，該社推行比較小型的計畫，可是瑪麗亞颶風造成的嚴重破壞促使該社社員付出更多來幫助鄰居，尤其是赤貧者。

卡羅說：「我加入扶輪 40 年了，從來

不曾看到其他扶輪社提供這麼多援助。」在瑪麗亞颶風之後，美國各地的扶輪社直接匯款 5 萬美元給馬亞奎斯扶輪社；其中一半以上來自加州拉荷拉黃金三角 (La Jolla Golden Triangle) 扶輪社以及紐約州的幾個扶輪社。身為扶輪社財務的里維拉記錄留存每張收據，並寄送最新情況給捐款扶輪社。在瑪麗亞颶風後的一年裡，該社幫助 22 個家庭整修家園，大多數都是替換被颶風吹毀的屋頂。

站在一個綽號叫「快樂歲月」的山坡社區眺望地平線，卡羅指出一個不是那麼快樂的景象：許多住家仍然以藍色的防水布代替永久的屋頂。他說：「這裡還有許多需求。這還沒結束。可是只要需要，我們都願意繼續幫忙。」

就孟塔佛個人來說，儘管經歷這些，他依然保持樂觀。他說：「瑪麗亞颶風賜給我的比帶走的多。」

2017 年 7 月肯恩·麥葛拉斯 Ken McGrath 成為聖胡安扶輪社社長時，他認為他最辛苦的工作會是規劃 2018 年該社百週年的社慶活動。在他就任 3 個月後，瑪麗亞颶風來襲。

麥葛拉斯說：「雖然瑪麗亞是個重大災害，卻有正面的效益，激勵本社對有需



安東尼奧·莫瑞勒斯透過戲劇，向高風險青少年傳達希望與堅韌的訊息。「愛的劇團」現在是由一筆扶輪全球獎助金所支持。

求者展現扶輪的真義。」

等到能夠上網查看電子郵件時，麥葛拉斯的信箱裡已經有來自世界各地扶輪社 200 封表示願意協助的訊息。波多黎各的扶輪社員開始在每個星期六分送食物和飲水。與其他扶輪社合作之下，他們協調分送出 30 萬袋嬰兒食品。他們甚至分發狗食給被遺棄的動物。

在立即性需求大致處理後，他們開始思考長期的救災。

聖胡安扶輪社社員，前地區總監約翰·

理查森 John Richardson 說：「受到重大損害的不只是基礎建設而已；還有精神士氣也是。」為了處理颶風之後的心理健康問題，社友包伯·波爾特 Bob Bolte 建議該社進行一件不同於傳統的事：申請獎助金來支持青少年劇團。

波爾特認識安東尼奧·莫瑞勒斯 Antonio Morales 的契機，是 1995 年該社在莫瑞勒斯成長的住宅社區設立圖書室時。他看到當時 14 歲的莫瑞勒斯為那些貧困社區的兒童經營一個劇團時，感到十分佩服。

現年 37 歲，是演員兼導演的莫瑞勒斯說：「戲劇拯救我的人生。我父親是個毒梟，我母親是家暴受害人。」

即使他的父親禁止他走演員這條路，莫瑞勒斯仍說服他母親偷偷帶他到公立表演藝術學校去甄選。他說：「我把學校所學的每件事都應用在這項計畫裡。」

最後他的劇團在社區成為幫派之外不可思議的替代選項。莫瑞勒斯說：「男孩子到了某個年紀，便很容易會加入毒品幫派。我們告訴他們：『加入我們社團，不是他們。』甚至幫派的頭頭也都支持我。他們不想要自己的弟弟步上他們的後塵。」

莫瑞勒斯目前經營聖胡安劇團 (San Juan Drama Company)，並主演一齣名為〈不要拿我來比〉(No Me Compara) 的電視連續劇。在颶風之後，他開始和其他演員拜訪各住宅社區，向年輕人傳播希望及堅韌的訊息。他說：「大家走投無路，了無生趣，沮喪不已。我們決定要走進這些社區傳播愛。我們沒有救難包、食物，或水可以發放——可是我們有戲劇經驗。所以我們說：『咱們去讓這些人開心一下。』」在學校停課且沒電的情況下，青少年成群結隊出現。

當波爾特得知莫瑞勒斯所做的事，他建議扶輪出手幫忙。波爾特說：「這些劇團對許多孩子來說幾乎像是第二個家。我想要幫助他擴大工作的規模，推廣到更多社區。」一筆 9 萬 9,700 美元的全球獎助金讓莫瑞勒斯將該計畫擴大到 4 個劇團，並支付津貼給各劇團的負責人。獎助金的來源是現居亞利桑納州，隸屬史考茲戴爾 (Scottsdale) 扶輪社的前聖胡安扶輪社社員包伯·莫瑞 Bob Murray。2017 年 12 月，莫瑞捐了 100 萬美元給扶輪基金會用於復建行動。

莫瑞勒斯稱這個計畫為「愛心劇團」。

每個星期三，這個桑圖爾塞愛心劇團

「我們沒有救難包、食物、或水可以發放——可是我們有戲劇經驗。」



會在費德里科·阿桑喬 (Federico Asenjo) 學校的二樓聚會。11 歲到 25 歲左右的學生進行即興表演練習，笑聲及歡呼聲從大廳就



左上起順時針方向：學生凱文·提拉多 Kelvin Tirado 坐在女演員安努許卡·梅迪納 Anoushka Medina 旁邊，後者是桑圖爾塞的劇團負責人；16 歲的安妮（中）說：「我喜歡來這裡，因為可以逃避我的生活。」；瑪麗薩·歐索里歐躺在聖胡安扶輪社於她家淹水後提供的新床墊上；聖胡安扶輪社社員在桑托村分發床墊。



Yolimar Feliciano 和她的弟弟沿著 Rubias 當地社區中間唯一的道路來裝滿免費的清潔水。Yauco 扶輪社提供了小鎮太陽能水過濾器。

可以聽到。該團 5 名成員蹲在房間的前半部，當導演喊「站！」，站起來的人就要一起即興表演一段戲碼。只有一個男孩站起來，所以他脫掉他的鞋子假裝那是電話。他大聲斥責「來電」的朋友，整屋子爆出笑聲及掌聲。

18 歲的南蒂夏麗·阿雷江德洛 Nandyshaliz Alejandro 住在莫瑞勒斯長大的那個社區，她說：「你來這裡，就不會去街上混。」這是她第一次的劇團體驗。「這是少數幾件我真心期待的事情之一。」

菲立克斯·歐索里歐 Felix Juan Osorio 抬起他床墊的一角。下面有棕色漣漪狀的水

漬，聞起來還有霉味。在瑪麗亞颶風造成他家淹水後一年，這張床墊仍然是溼的，可是他們買不起新的。

聖胡安扶輪社社員阿爾曼德·皮奎 Armand Piqué 說：「我從沒想過床墊會是最大宗的需求。」

歐索里歐一家住在離聖胡安不遠的小鎮羅伊薩 (Loíza)，皮奎自從知道該區域的人無法獲得所需的協助後便一直在此服務。

皮奎解釋說：「某些區域很難進入，如果你不認識關鍵的人。」他補充說販毒讓陌生人進入羅伊薩某些地方會很危險。桑托村 (Villa Santo) 便是這樣的區域。因此



上：伊魯米娜達·柯隆 Iluminada Colón 使用最新安裝的太陽泉濾水器來替家人泡咖啡。下：過濾器可阻擋細菌及污染物，提供免費的安全飲水用。



「我想要做點什麼讓生活變得比以前更好。」

皮奎與當地社區領袖安傑·柯里安諾 Ángel Coriano 合作，瞭解各戶人家需要什麼。在該區域長大，目前在波多黎各衛生部上班的柯里安諾，便是那種認識每個人的人。

皮奎說：「我聆聽這些人想要的東西，然後我想，本社不可能提供清單上的每件事物。我必須找到最迫切的東西，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三番兩次，人們都提起床墊。床墊與其他家具不同，一旦弄溼後就無法全乾。到目前為止，扶輪社員已經分送數百張床墊到島上各地。

歐索里歐的鄰居瑪麗薩·歐索里歐 Maritza Osorio 在收到新床墊之前，一直睡在一張損壞的床墊上，彈簧會頂著她的肋骨。她有肺動脈高血壓的毛病，缺乏休息會對她原本就衰弱的身體造成致命影響。她說：「我幾乎都睡不著。現在我覺得很舒服，能夠睡著，整個人覺得好多了。」

在馬亞奎斯東邊約 35 英里，風景如畫的山地農村魯比亞斯 (Rubias)，一個明亮、晴朗的早晨。再過幾個小時後，太陽會開始供電給新的濾水器，讓此處 100 戶人家首次能取得清潔的飲用水。

肯恩·蘇里特 Ken Surritte 正在指導堯科 (Yauco) 扶輪社社員荷西·羅德里奎茲 Jose Lucas Rodríguez Fontánez 安裝一個太陽泉 (SunSpring) 濾水系統。蘇里特創立「水是生命」(Water Is Life) 組織，目標是在每個缺乏清潔用水的地方安裝太陽泉濾水器。堯科扶輪社與該組織合作，將該系統引進魯比亞斯及其他兩座城鎮，大多數的資金來自包伯·莫瑞對扶輪基金會的捐款。

瑪麗亞颶風來襲時，羅德里奎茲是涵蓋波多黎各全島的 7000 地區的總監。在該島各地的扶輪社開始展開救災行動，他成

為主要連絡人。在風災重創之後，他協調食物及水等必要用品的分配。現在，他把重點放在協助波多黎各重建。

羅德里奎茲解釋說：「我想要做點什麼讓生活變得比以前更好。」該社決定幫助魯比亞斯的人，因為它是波多黎各 200 個偏遠到沒有污水及水管設施的村莊之一。取而代之，這裡的住戶興建一個陽春的電力馬達系統，將水從鄰近的溪流抽取到住家。他們用這個水來洗碗盤和洗澡，可是必須開一小時的車到附近的雜貨店去買瓶裝水供飲用。

瑪麗亞颶風重創這個村落。尤蘭達·帕奇科 Yolanda Pacheco 說：「我們種植的一切都沒了。」土石流把咖啡樹及香蕉樹——以及該村唯一道路的一大段——都衝下山坡。帕奇科說：「我丈夫睡不著，擔心到快發瘋。」有 4 個月，她家唯一的燈光來源是一支手電筒。他們收集雨水來洗澡。

現在，在華氏 90 度（攝氏 32.2 度）的高溫及潮溼環境下工作 6 小時後，蘇里特把太陽泉系統架設完成。他向聚集在這個高大圓柱塔四周的一小群人解釋它的運作方式。

他透過口譯員解釋：「這個過濾器可以阻擋細菌及污染物。所以從水龍頭出來的都是安全的水。」他邀請大家跟他一起試喝這個水。群眾有一點猶豫，但一個接一個，他們把杯子裝滿水，露出微笑。

將負責維護這個濾水器的社區領袖馬利安諾·費里西亞諾 Mariano Feliciano 說：「上帝知道我們需要什麼。我們很感激有這個水。」

孟塔佛的鄰居聚集在他家門口，驚嘆它的轉變。新刷上的白漆搭配暗紅色的飾邊，孟塔佛說這間房子是他的「皇宮」。

2018 年 10 月底一個星期六，一群來自馬亞奎斯的波多黎各大學扶輪青年服務團



孟塔佛重建的家（也用於開始的照片）在扶輪青年服務團與馬亞奎斯扶輪社社員一起清掃及油漆外觀之後，整個煥然一新。

團員花了一天的時間替他的房子外部油漆。

與該扶青團合作辦理這項計畫的馬亞奎斯扶輪社社長范·希勒布蘭-安德瑞德說：「那些年輕人會來，對他有興趣這點讓他很感動。孟塔佛的故事也讓扶青團團員很感動。他們有些人不瞭解颶風期間人們遭受的痛苦，我想他的堅韌也是他們會效法並永遠記得的東西。」

幾個星期後，馬亞奎斯扶輪社社員再度造訪，送來火雞、豆子飯、沙拉、及派，讓孟塔佛可以邀鄰居一起來過感恩節。范·希勒布蘭-安德瑞德說：「我們已經和他建立長遠的關係。扶輪的重點在感動他人的生命，這麼做時，你自己的生命也因而大大改變。」

採取行動

要瞭解如何幫助波多黎各及其他受災地方，
請參見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2019 年 2 月號第 64 頁。